

嘉慶四年正月立金表

德齡著

KOWTOW

清史別從 · 德齡公主文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清史別从·德齡公主文集

德齡著
顧秋心譯

童年回憶錄

Kowtow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回忆录/(美)德龄著;顾秋心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

(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ISBN 7-5343-7024-8

I. 童...

II. ①德... ②顾...

III. 德龄(1886~1944)—回忆录

IV. K837.12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160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名 童年回忆录

作者 德龄

译者 顾秋心

责任编辑 刘海华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0366605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页 2

字 数 124 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19.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了作者从四五岁开始一直到进清宫前十余年间的经历。在这期间她的父亲出使日、法，她也跟随前往国外。作者通过儿童的眼光，展示了清末日、法的社会状况，以及作者在国外的见闻遭遇，并从侧面反映了清末政局的一些情况。

作者简介

德龄（1886—1944），美籍华人女作家，满族人。其父裕庚是清朝外交使臣。德龄等家人随父在日本住了四年，又在法国住了四年。1903年归国后，慈禧得知德龄姐妹通晓外文，便召她们入宫，成为太后的第一女侍官，深得慈禧的宠爱和信任。1905年她去上海照看病重的父亲，从此离开清宫。1907年与美国人怀特结婚，入美国籍，从此走上了用英文写作的道路。

译者简介

顾秋心（1924—），女，上海人。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4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班毕业。1987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被评为教授。1989年离休。1993年被聘为《哈工大学报（英文版）》副主编。曾被选为黑龙江省第五届、第六届人大代表，1979年、1983年两次被全国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多年来翻译了大量英文、俄文书籍，有技术方面的，也有文学方面的。在大学读书时就翻译了德龄的《清宫二年记》和《童年回忆录》，1948年在上海百新书店出版。

出版说明

德龄(1886—1944),满洲汉军正白旗人,原籍珠海市香山县南屏村,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法国人。1895年其父裕庚出使日本,德龄与家人随父前往日本。1899年,裕庚出使法国,德龄又随父在法国居住四年。1903年随父回国后,德龄担任慈禧御前英、法等文的翻译工作,1905年3月,其父裕庚在上海病重,德龄正式出宫。1907年德龄与美国人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后移居美国。

两年的宫廷生活使德龄对宫中情况非常熟悉,在美国,德龄以英文写作了大量与“清宫”相关的作品。她的作品中既有真实的历史写照,也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本书以第一人称写作,记述了“我”有快乐有悲伤的童年时光——从在沙市的生活开始,到随父亲去武昌任职,再到随父亲去日本、法国担任大使。作者由对个人生活经历的描写,映照出清末社会的变迁。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在政治上力主维新、在生活中和蔼慈爱的父亲,严厉的婢女,古板的国文教师……在书中,作者运用了独特的写作方式,童年时的“我”与成年后的“我”(即写作的“我”)穿越时空,交替出现,有追忆,有反思,透过一个受过不同文化教育的小女孩的目光,来观察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

序

亲爱的母亲：

我多么感激你，把你童年时代的故事告诉我了，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读了原稿之后，我觉得你这样地让我窥探你童年时代的生活，实在是不聪明的。你常常告诉我：某些某些事情不可以做；必须尊敬长者，必须服从师长，必须用功读书，必须端庄文雅……可是从你的故事里，我发觉你对长者恶作剧，大胆地和教师开玩笑……假使你以前是端庄文雅的，我却无法从你的自传里找到证明。

因为人家常说，写自传的人往往不肯完全说真话，所以我很怀疑，你的自传里是否应该有整章整篇的恶作剧，不肯读书等等，那些你都掩饰起来了。我想一定有的。

然而，我发现你做了所有你不准我做的事，结果却有这样大的成就，我想我终究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吧。现在，我比以前更加爱你了，因为你让我看到你的过去。假使以我这些缺点，像你所有的一样，而能够有你一样的成就，我就满足了。

你的爱儿 萨都斯

目 录

序	(1)
一、回忆中的沙市	(1)
二、严肃的庭院	(9)
三、害人的洋娃娃	(17)
四、从屏门望进去	(23)
五、那些满洲人	(30)
六、绿绒帏	(38)
七、别了，沙市	(46)
八、运河航行见闻	(53)
九、衙门的围墙	(59)
十、洋鬼子的教育	(65)
十一、太后的寿礼	(71)
十二、战争的阴霾	(78)
十三、父亲请客	(87)
十四、恭王府里的集会	(93)
十五、政见的冲突	(99)
十六、官场的尊荣	(105)
十七、光头辫子	(116)

童年回忆录

十八、破落的使馆	(123)
十九、语言隔膜的笑话	(128)
二十、使馆生活的开始	(134)
二十一、礼仪之邦	(140)
二十二、樱花游园会	(147)
二十三、父亲的宴会	(154)
二十四、中国的大官	(161)
二十五、中国的“外交”	(168)
二十六、外国礼节	(177)
二十七、最光荣的一刻	(183)
二十八、希望和生日	(189)
二十九、到巴黎去	(195)
三十、新世界的展开	(198)
三十一、战云笼罩了中国	(204)
三十二、谣言、消息、疯人	(211)
三十三、叩头	(217)
三十四、父亲的病	(225)
三十五、父亲与我	(230)

一、回忆中的沙市

在沙市的中部一个满族家庭的早餐桌边，坐着一个平生少见的爱淘气的孩子。她年纪只有六岁，可是又顽皮，又放纵，又倔强，因为她父亲太爱她，什么事情都顺从她。她这年纪正是满洲孩子开始读书的年纪。可是我敢说，这位不平凡的小叛逆者自以为知道得很多了，不屑再浪费许多时间，像她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去读中国的经书。

当书房外面的世界正充满着神秘的事物（太阳在照耀着，花园池子里各色的金鱼正等待着人们去玩赏）而书房里又是不自由的时候，读书有什么意思呢？而且，那些在贵族家庭里做教师的人是从来不随便笑一笑的。他们把孩子的大笑看得像疾病一样可厌，把窃笑认为是最伤尊严的野蛮举动。

这位经历六个夏天（是六个不平静的夏天，因为她从不肯有一刻安静，除非她正在捉弄某一个人）的小姑娘曾经有过许多教师，现在正在受教于一位新教师，因为以前走掉的教师都是生了气走的。为表明他们并非无能，他们对她的父亲说“那孩子”是

不可教的，谁都没有办法管得住她。

这一个满族家庭的人团团围着桌子坐着，其中闲话最多而正经话最少的就是这位小姑娘。照满族和汉族的家教，小孩子只有在被大人问到的时候才准开口，现在这位小姑娘可以随意乱讲，没有一刻安静，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深深被溺爱着的满洲孩子。

如果说一个六岁的孩子也懂得不快活，那么她确是感到不快活的。她才从欧洲回来（虽然那在她脑海中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记忆），要跟着她父亲来发现些新的事物，这些直到现在才对她有了真正的重要性。欧洲的种种习惯在中国是不适用的，不但如此，就连公开谈论它们也是有危险的。她曾经听人家说过，如果大家知道她父亲不依照中国的旧规矩治理家庭，而处处模仿欧洲，那么可怕的遭遇会降临到他身上，他可能因此而丧失性命。

为了这原因，她的父亲回到中国后，一切都改成中国化，虽然他是极端赞成欧化的。这位早餐桌旁的小姑娘在欧洲的时候，服装举动都和外国小孩一样，现在也完全变了样子，当她在镜子前面打扮自己的时候，她已不认得自己了。

西式的外套变成了臃肿的袍子，因为沙市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小小的鞋子也被棉花塞得胖胖的。她的身材还是这样矮小，这种打扮，使你不禁想起这是一只气球生了两条腿，这两条腿也是被裹得胖胖的。

还有那头发，那是乌黑的头发，这孩子一向为此而骄傲。在

欧洲的时候，她把它做成了卷发，像欧洲的孩子一样。在中国，她父亲为了要掩饰自己的欧化，让她把头发梳直了，编成一根辫子（这是最最难看的东西），用一根大红丝带扎着。

对在沙市的回忆中，那臃肿的棉袍、炮舰式的鞋，还有那大红丝带，紧紧地系在发辫上，好像一只讨厌的角。这种种直到现在还使她兴奋，虽然她现在早已是一个成年的女子了。我还能看到那女孩子的喋喋不休的舌、滴溜溜打转的眼睛，时时寻找着新鲜的恶作剧，饱满的脚，矮胖的身材像一只会跑路的气球。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所有知道她的人都责备她，说她将来没有出息，我却最了解她，而且我可以说，除了她父亲之外，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她的。

早餐一会儿就要结束了，这小姑娘就要开始在教师的监督下读书了。她非常恨他。因为他是一个教师，而尤其恨他的是因为他是“她”的教师。从早晨八点钟开始，一直要到正午十二点钟。一首短短的诗往往不够消磨一个上午。以后就是读经史子集，一直到教师学生都筋疲力尽，不欢而散，这才是吃午饭、休息的时间。

哦！对了，还有那向父亲母亲请早安的事。小孩子起身后，就得用最恭敬的礼节请安，这在满族和汉族的家庭中是不能忘记的。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那矮胖的孩子，拖着一根可笑的辫子——上面还系着那根红丝带，在她父亲母亲面前行礼，好像一个有着活动眼睛的机器洋娃娃。

早餐用罢，又是进书房的时间了。这是这位新教师来后的

第一课。

这位恶作剧的小姑娘已吓倒了多位教师，现在这一位新教师是从湖南请来的。那地方的教师是出名的残酷、严峻和古板。对于恶作剧的小姑娘，他恨不得活吞。这位教师有个绰号叫“活剥皮”。如果一位教师想用恐吓来管教学生，这是一个多么适当的名字啊！但是我感觉，我记忆中的这位顽皮姑娘不曾被这个可怕的名字征服，因为她亲自告诉我她和教师第一次见面后的谈话。

当教师和学生各自就位预备开始读书的时候，她立刻打开了她的话匣：谁高兴读中国的古典文学，那种连成人也不容易懂得的古典文学？虽然教师们总是耐着性子讲解，其实他们是在掩饰自己的学识浅薄。对于一个年纪才六岁而又不大肯用功的姑娘，像我记忆中的这位小姑娘，要去精通这深奥的学问，她以为是一生中最可笑的蠢事，直到现在她还告诉我她丝毫没有改变她的主张。

教师清了清嗓子，准备滔滔不绝地讲课。

我记忆中的那位小姑娘就哧哧地笑了起来。想到那滑稽的“活剥皮”的绰号，她笑得更厉害了。

教师的头抬起来了，严厉地紧皱着眉头。

“不准笑！”他怒吼着。

“为什么不准？”

“因为这既不雅观，又不尊敬！你没看见这根鞭子吗？这就是权威，如果你再笑，或者再有什么不雅观的举动，我就要用这

鞭子重重地抽你！”

我记忆中的这位倔强的小姑娘转着她的眼珠，继续哧哧地笑着。

“你真的活剥人家的皮吗？”她热心地问着，似乎希望这教师立刻给她一个事实证明来供她取乐。

他并不答复这个问题，但又一次地指指他的鞭子。这根鞭子是一直放在他的手边以备不时之需的。

这小姑娘伸出一只小巧的手——由于那臃肿的袍子和发辫上的红丝带，这只手就显得更加小巧了。这只胖胖的手依着先生所指的地方抓起了那根鞭子。

“你就是这样用这根鞭子的吗？”她问。同时为了帮助她说自己的意思，这倔强的小姑娘把鞭子往教师的头上打来，发出一阵尖叫声，随即又送上一阵哧哧的笑。

几乎在第一次上课的开始，这小女孩已剥夺了她自己受这位严师教导的权利。虽然她的行为多少是不可恕的，但是我对这位教师始终没有一丝同情。不过他在沙市家庭中做教师失败，却并不是他的过失。

有一两小时的时间，书房里充满着读书声，因为这一家的孩子都在朗诵他们的课本，中间时时插入教师尖锐的声音，他不会忘记，也不肯忘记使用他手边的那根鞭子。这以后就是用人送茶进来的时间了。正在这时候，孩子的父亲也到书房里来。教师规规矩矩地向主人行礼，恭敬地接待他，和他谈话。

这一类事情是常常发生的，而这孩子对于这类事情永远感

到兴趣，转着她的眼珠，等待着机会。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上，意思叫别人不要响，从用人手里接过茶来，挥挥手叫用人出去，然后把茶碗放在教师的凳子上。

父亲谈了一会儿就出去了。

教师觉得主人来访是一件极光荣的事，兴奋得没有注意到放在凳子上的茶。他大模大样地坐到原来的凳子上，可是立刻又狼狈地跳起来，茶碗已被他笨重的身体压得粉碎了。在一件湿透的中国长袍和一位盛怒的国文教师前面，我记忆中的这位小姑娘为她自己的思想行为将要受到相当的“酬报”。

教师带着女孩子（依然是穿得那么臃肿，结着大红丝带的孩子）气冲冲地去请她父亲来商议这件事情。这时候大家一致认为这孩子免不了一顿鞭笞了。就是现在，我也觉得那女孩子应当受一顿结结实实的鞭笞。可是那一天，我还记得，在讨论到鞭笞问题的时候，有两个人是反对的。

最主要的反对者，不用说，就是“那孩子”。

第二个，而且是极具决定性的反对者，就是孩子的父亲。

父亲显得对这件事很严厉，可是在父女之间，有一股爱的力量把他们紧紧地联系着。他们彼此的了解、认识和爱好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那是父母的爱和朋友的爱所混合的。

“立刻到花园里去！”父亲严厉地说，但却不住地眨着眼睛，不是对女儿的恶作剧感到兴趣，便是为了这位忠厚的教师的狼狈相发笑。

于是这孩子忘记了一切，回转身来连跑带跳地独自到花园

里去了，心里还暗暗地笑着教师的失败。花园里有各色的金鱼、石头雕琢的怪象、曲折的小路、常年开放的芳香的花，还有那池塘被太阳照耀得金碧辉煌，池边柳树上系着一只小船。

虽然这位小姑娘知道，家中任何一个小孩是不准单独乘这船的，但是她的顽皮和刚强使许多问题得到了解决。

池塘里长着许多鲜美的菱，当然，吸引力最强的菱是那些长在池子中央的，也就是离开那安全的港口即那棵柳树最远的地方。于是她解开船索，跨进那脆弱的小船，自己划开去，向引诱力最大的菱划去，船却只管打着转儿，可怕地颠簸着。

她停止了她的无力的动作，把两只小手伸向目的地，她此刻所渴望着的目的地。可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万万分之一秒内，这小姑娘摔下水去了，谢天谢地，池里的水倒并不深，那小船就在水面上飘飘荡荡，横撞着欢呼跳跃着的水波，把那金银般的薄纱打成无数灿烂的水花。

我可以告诉你，那个惊惶的、穿着棉袍、梳着辫子（还有那红丝带）、活像个气球的满洲孩子霎时间停止了她的窃笑；因为湖水非常冷，她又吓得要死。她早已忘记了菱！

随着一阵骚动，赶来了惊惶的家属和叫喊的仆人，且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样，反正大家都知道这是“那孩子”又一次的顽皮勾当。当她挣扎到岸边的时候，她的样子非常可笑，浑身湿透，从脚跟一直到她小辫子的末梢；胸部急促地起伏着。池里的金鱼被她吓得往各处躲藏，那些菱，那些不再使她感到兴趣的菱，被她拨得点头又弯腰，好像一些无知的信徒在向水底的圣像虔诚

地礼拜。

孩子的父亲将孩子抱在怀中，虽然他正穿着贵重的公服预备接见大官员，却不管那臃肿的棉袍已浸满了水，孩子在他怀中像一捆湿透了的石棉，水滴不住地滴下来；也不管孩子刺耳的尖叫声，他低声地、温柔地用一种父亲特有的爱安慰着她。

现在一般人的意见认为这孩子须重重地责罚一下。

可是，又有两个人反对。

第一个当然是这孩子本人，她是极任性的。

第二个是这孩子的父亲，他事事依顺她：因为他爱她。

很奇怪的，这孩子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而且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或许你已经猜到了吧？我就是那六岁的小姑娘，她那时候正在开始她一天的生活，像无数后来的日子一样，也像无数以往的日子一样。

二、严肃的庭院

当父亲安慰着我，用他的慈爱治愈了我假想的创伤后，我已忘记了落水这回事。他有这种本领，就是能使你顷刻之间忘记痛苦，这是没有一个医生，尤其是中国医能够做到的。

父亲那时候是做监察御史，随时可能有人来访，而且谁也不能断定什么时候，来访的人会想到见见主人的孩子。所以父亲和我必须立刻换去湿衣服。我的创伤被同情和理解的语气治愈后，我便被交给一个阿妈带去换衣服，父亲也去换新公服预备接见来访的官员。

阿妈把我重新打扮起来，我早已忘记了采菱的事情，于是我催阿妈快些穿好，让我可以出去找些新鲜的玩意儿。

阿妈把我的湿衣服脱去后，替我穿上一件臃肿的袍子，炮舰式的鞋子，还用一根全新的红丝带把我那已经直了的头发重新梳成辫子。一个人曾经淹入水中而不得不换衣服的时候，居然还免不了厚棉袍、大鞋子和发辫上红丝带的束缚！我是多么痛恨这些我不愿穿戴而又不得不穿戴的东西啊！